

放飞美的心灵

千锤百炼一张纸



范迪安

2018年8月,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美术学院老教授回信强调:“做好美育工作,要坚持立德树人,扎根时代生活,遵循美育特点,弘扬中华美育精神,让祖国青年一代身心都健康成长。”作为美术教育工作者,我们深刻感受到,少年强则国强,少年美则国美。少年的素质能力关系到国家的竞争力,少年的美学素养关系到社会的文明程度和国家形象。因此,美育要从娃娃抓起,美育宜早不宜迟。

近年来,让孩子学一门艺术,成为一种普遍现象,学画画,更成为不少家庭教育道路上的必选项。少儿艺术教育已成为全社会关注、经常引发讨论的话题。由于少儿在思维方式、认知方式、学习能力等方面都有别于成人,在教育上也有自身的特点和规律,因此少儿艺术教育不能简单套用成人美术教育的一般理论和方法,而应在理念、目标、重点、方法上进行新的探索。

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曾说:“美育者,一面使人之感情发达,以达完美之境;一面又为德育与智育之手段。”艺术对孩子的认知、情绪、生理、

社交发展有着巨大影响。儿童通过一门具体的艺术,可以熏陶心灵、陶冶性情,培养想象力和创造力。美术不仅是双手的活动,更是一种精神活动、心灵成长。绝大多数家长都能够正确理解少儿美术教育的功能,但也有一些家长在认识上存在这样一种误区,认为孩子学绘画、学工艺,就是要成为一个艺术家。其实不然。通往艺术的道路,是一条艰辛的专业化道路,是人才培养到一定阶段的个人选择。对于少儿美术教育而言,更为重要的是,通过欣赏古今中外优秀艺术作品,感受天地、山川、草木和生活,通过书法、绘画、工艺等动手实践,把儿童引入关于美的感受、美的想象、美的表现、美的创造的境界之中,从而增强审美修养,培育美好心灵。这是少儿美术教育的根本。

少儿美育为的是让孩子的想象自由飞翔,其中绘画的开放性特质让它成为儿童展开和表达形象思维的方式。它可以引导孩子热爱生活,热爱自然,热爱自己身边的世界,并能够从中发现美、感受美、表现美,让孩子通过线条、色彩、造型,在一张白纸上构建一个他想象的世界,可贵的是,这个世界充满了孩子

们对美的追求。所以,少儿美术不能以画得肖似为标准,而是要让孩子充分发挥想象,用形象表达自己的想象,完成属于自己的艺术创造。这种创造对培养孩子的心智具有重要意义。因为他要学会更整体的观察、更细微的体察,也要学会用一种形象来描绘那些文字语言所不能表达、难以言说的感受。

美育就是审美教育,少儿美术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孩子的审美意识。在这个问题没有达成更广泛的共识时,社会层面会产生一些误区,少儿美术教育便往往容易走急功近利的道路,容易把本来是一种陶冶性情、一种非常放松且自由的艺术表达,变成一种规定性的任务动作,甚至把孩子当大人教,其结果是“窄化”了少儿美术教育的内涵和意义。儿童画贵在童心、童真、童趣。少儿美术教育不应随意限制孩子绘画的、造型的自由,要保护孩子艺术表达的个性和无羁畅想的的天性,在教学上应该因势利导,顺其自然,重在启发,不要拔苗助长,急功近利,尤其要防止少儿美术的“大人样”,不要让功利压抑孩子稚嫩的翅膀,让美育失去初心。少儿美术教育的方式方法应该

多样,不局限于画笔和画室;同时需要走科学化道路,需要遵循少儿身心发展规律。比如,根据儿童不同年龄段的心智状况,将其对外部世界的观察、认识和把握等,与具体的教学实践结合起来。在这方面,有关专业人士已开发了一些少儿美术教材,对相关教学方法也进行了一定探索,同时注重吸收国际少儿美术教育成果,但就总量来说还不够多,传播范围还不够广。现在很多电视台推出了各种各样与儿童有关的节目,但与少儿美术相关的节目还不是很多,特别缺乏让不同年龄段孩子参与的节目。所以,少儿美术教育要打开思路,以开阔的视野探索严谨、科学、有效、系统的方式和方法。

科学的发明,是从无到有,从探索未知的世界到创造全新的世界。少儿美术教育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把孩子们的思维能力、观察能力和表现能力,导入到一个自由的创造世界里。美育是发展个体潜力的重要方式,艺术历来被视为少儿教育的基本组成部分。目前的少儿美育工作离社会需求和大众期待还有一定距离,有待我们进行多样化探索,让少年儿童在美术的世界里放飞心灵。



明前茶

小曹永远记得他20年前回乡,要拜老那为师,学做宣纸时,老那慢吞吞饮茶,不肯答理他的那十分钟。其时,老那带过的五批徒弟只留下四人,技艺好的远去日本,做古籍的修缮用纸去了,技艺稍逊的纷纷改行。因为中小学书法课的裁减,宣纸只能供书法家和国画家用。销量低,出路窄,手工宣纸技艺走到了年轻人不肯捧场的境地。那师傅轻易不肯授徒,也是被接二连三拜行的徒弟搞伤了心,他真不觉得眼前这个穿粗布长裤的小年轻坚持得下来。

那师傅的茶终于喝完了,鹰一样上下打量小曹,沉声说:“做纸,称得上水深火热。冬春手脚都是裂口子,夏天,光脊梁上能晒出油来。你虽是泾县子弟,上一辈也不是干这行的,为何要吃这份苦?”

小曹淡淡地回:“去年到南京,偶然在美术馆看到李可染先生的牧童图,我惊呆了。可染先生画牛,画牛背上童子,画风烟垂柳,只是刷刷几笔,可就这看上去毫不费力的几笔泼墨,连水牛皮毛下有怎样的骨架,牛蹄奋力时,牛角上的肌肉怎样抖动,都交待得一清二楚。我突然意识到,没有好宣纸,这些水墨杰作就不会诞生,咱们泾县人,祖祖辈辈有这样的手艺,若百年之后就失传了,有多可惜?所以我就回来了,想跟着师傅,水里火里都走一趟,把好技术学到手。”

这一路走来,小曹经受了千锤百炼。众所周知,青檀树皮的长纤维将是宣纸的骨架,沙田稻草的短纤维将是宣纸的肌肉,要保证宣纸千年不腐,这些植物纤维不仅需要经过清灰、腌沓、蒸煮和清洗,让其中的有机质成份充分析出、过滤,还需要将洗干净后的稻草树皮挑到山上去晒,一天挑十趟,一担百十斤。挑到最后,小曹不得不在旁边晒得滚烫的山石上平躺一会儿,使劲一伸背,才有力气下山。此时他仰面望天,泾县特有的跑山云正你追我赶地经过这个晒场,天色明暗不定,风势浩荡,草料发出茁实的香气,很快变得蓬松松散。小曹知道,等太阳下山,岩石吐出星星点点的夜露,草料

又会被濡软。如此反复,两三个月后,黄黑色的皮料和草料发生微妙的变化,逐渐变得清、劲、韧、绵,变成一种迷人的米白色,可以挑下山去再次锤炼清洗。晾晒、腌沓、清洗,周而复始三次,一年的时光已经在风起云涌间走到尽头,了不起的皮料与燥草终于炼成。它们粉碎后,与黏力很强的杨藤汁混合,倾入纸槽,以细竹帘捞之,成就宣纸湿搭搭的雏形。

小曹原本也想学捞纸工序,他看那兄弟一前一后,两个人像推磨打太极一样一来一回,身腰手法配合得天衣无缝,如行云流水一般,不由好奇心大发,也想卷起袖子实践一番。谁想,那师傅懂医理,替小曹诊过脉,说他体质偏寒湿,不宜捞纸,安排他跟着自己学晒纸。

这下,小曹逃过了水深之苦,却倍尝火热之味。密闭不通风的晒纸车间,竖着铁铸的火墙,温度近70℃,师傅们打着赤膊也汗如雨下。晒纸车间里,一年四季放着大茶桶,里面永远晾着菊花茶、麦冬茶。遵循古法手作技艺的师傅,徒手将一张张宣纸烘于晾晒,经过拍、靠、架、洞、做、鞭、点、牵、折、刷、收、叠等工序,才能变成不松不粘,又不焦不脆的宣纸。小曹记得那师傅给他做示范:拿纸,要用右手食指点角,一气呵成牵三条线,保证宣纸完全平展,吸附在焙晒板上;晒纸时手要绷紧,用软毛刷刷宣纸表面,保证刷路均匀,避免烘烤时松毛路、起折、起坨。小曹与那师傅一样,每天的工作量是1200张纸,晒好的纸放三天,等其火燥退尽,就可以评定等级了。

那师傅抖动自己做的纸,亦轻抖徒弟做的纸,让小曹侧耳聆听。两张纸都泛着白色细网特有的光亮,望去极舒徐灵动,然而细听上去,小曹的那张纸还是发出蝉翼振动的细声,而师傅的那张纸,真的像细网那样不闻声响。

小曹记得,不给现成答案是那师傅的授徒原则,这点声响是从晒纸工序的哪个环节来的,得靠小曹自己去一点一点排查。须知,做成一张千年寿纸,需要付出的,正是这种耐烦,这种等时间的流水来检验的笃诚心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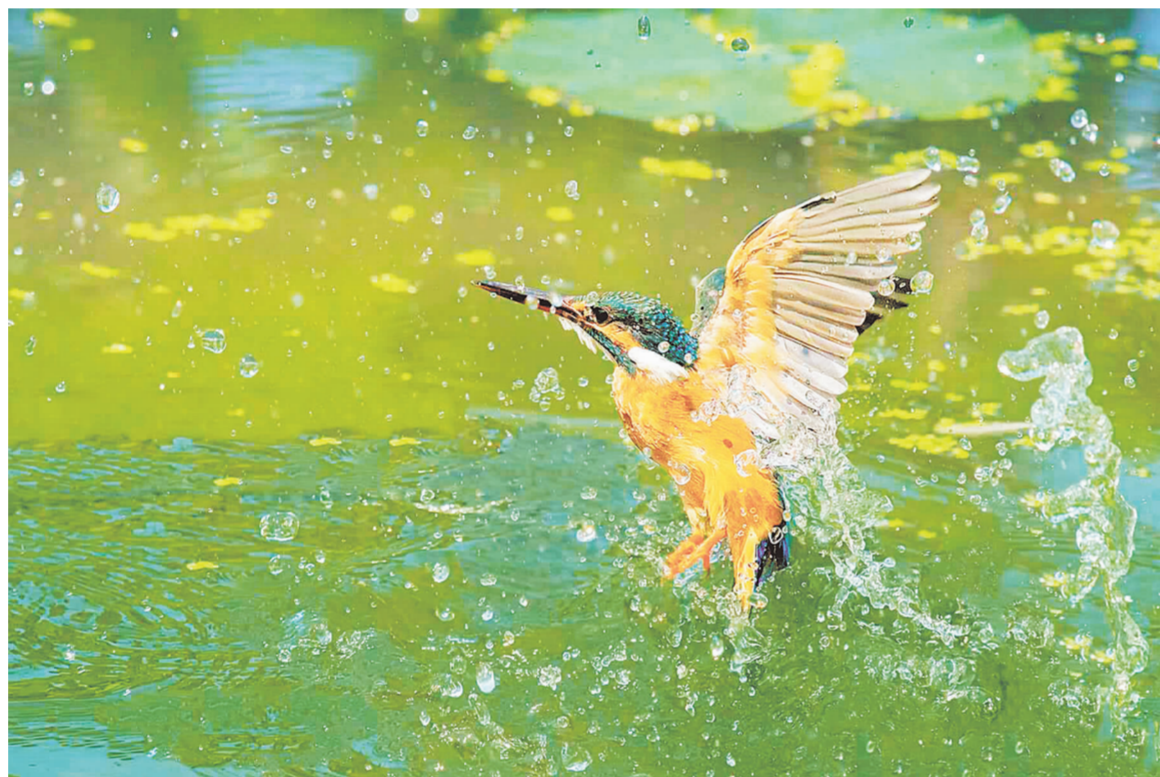
六月

陈皓

鸟飞树动
一片金灿灿的光
从麦田上空飘过
卷走春的歌唱
燃烧出夏的色彩

蓝天澄明,云朵透亮
梦想的种子
受到暖风的鼓舞
开出智慧的花瓣

倾听一种声音
如同自己的心跳
快乐,或是惆怅
都是岁月孕育的果
生命书写的歌



破水而出

汤青摄

会唱歌的亭子

杨力

城市建了一座公园。公园的一隅,有一个供人休闲的凉亭,每个晨光微熹的早晨,便有歌声飞出,由此打乱了很多人的生物钟。

那个早晨,我的美梦再次被歌声惊醒,索性爬起来,移步去到凉亭看个究竟。

凉亭下伫立着一对老人,自备了音响话筒,架子上摆着曲谱,唱歌的老者全神贯注,唱着日复一日的老歌,而他的老妻在在旁边唱着合声,同样十分专注。不时有晨起健身的人从一旁跑过,彼此视而不见。

我本来带了一点“兴师问罪”的情绪,此刻却像一只安静的鸟儿,安然地降落在草地间觅食,和那对专心唱歌的老人,相安无事。我听他们唱歌,一边听,一边在心里为那一首首耳熟能详的老歌打着节拍,俨然成了他们的粉丝。

那天回到家我很矛盾。我问有些神经衰弱的妻子,天天被歌声所扰,就没有一点心浮气躁?

妻子笑呵呵说,有啊,但我把这当成了生物钟。夏天睡眠少,他们六点开唱,正好提醒起床,早起鸟儿有虫吃,早起的人儿该健身。冬天不一样,舍不得被窝,但他

们日上三竿才开唱,完全尊重了大多数人的习惯,所以现在听歌,是享受,不是折磨。

妻子算是换一种心境,她的生物钟是适应,以此换来的是快乐和安宁。

不久,异地上学的儿子归来。一大早,儿子睡眼惺忪爬起来,似乎是被歌声打扰了。儿子却说,没有啊,他只是奇怪,什么时候亭子也会唱歌了?

我很意外,因为儿子的表达很灵动,仿佛面前的公园一下活了,公园就是一个歌剧院,亭子是剧院的舞台,从没上过舞台一对老者成了

舞台的中心。他们在上面抒发心意,表达快乐,充实晚年。

那天晚饭后,我拉妻子出去散步,不知不觉得来到了凉亭前。我一头钻进凉亭,煞有介事哼起老歌来,乐得妻子在一边拍手。

其实我们都明白,中国已进入了老龄社会,我们每个人最终也会迈入老年人的行列,但如果多一些会唱歌的亭子,老年人的生活一定会更加丰富多彩。当然我也相信,那个时候的城市规划会更科学更完善,也许老人们会有更多的天地,既陶冶情操,又不打扰到他人,舒畅地享受和谐社会的文明成果。

拔牙

陈兴宇

“别紧张,一会儿就好。”头发花白的老牙医,轻声安慰着。

然而看着四周雪白的墙壁,当医生拿着闪闪发光的钳子越走越近,想着那颗陪伴我走过四十多年的牙齿,从此就要离我而去,心里依然忍不住咯噔了一下。

两个多月前,我的牙就开始疼起来。那时正处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,没怎么留意,只想着天天在熬夜,烟抽多了,有些上火,吃点清淡的,忍两天也就过去了。没想到,这牙竟一天比一天疼,渐渐连吃药、咬

筷子也没了作用,有时睡到半夜,居然被牙疼惊醒,然后便彻夜难眠。

过去,常听人说:“牙疼不是病,疼起来要人命。”这次,算是亲身体会了。

那种疼,不是一点,而是连成一片的疼痛,就像《西游记》里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,一疼起来,针刺刀扎一般,连着下巴,扯着脖子,和头,似乎整个上半身都在疼,疼得你就牙咧嘴,疼得你眼泪鼻涕直流,疼得让你心无可忍。

于是到医院做了个检查。“这颗智齿已基本坏死,建议拔了。”医生指着片子说。

“那,就拔……”长痛不如短痛,

我咬着牙签了字。

躺在手术台上,张着嘴,等着医生拔牙时,突然想起一些拔牙的趣事。小时候拔牙,从来没见过医院,任由牙齿在嘴里摇晃,影响到吃东西了,自己伸手一扳,牙齿就掉了。偶尔遇到几颗不听话,在嘴里顽固不掉的乳牙,大人们害怕影响到恒牙的生长,这时就会找来一根粗线,一头拴在乳牙上,一头紧紧攥在手里,趁着孩子不注意,突然使劲一扯,牙就从小孩嘴里飞了出来。

有时候更简单,吃苹果时,一口咬下去,牙齿就嵌在了苹果上。还有一种拔牙让人充满了甜蜜的记忆,换牙时,大人买来一点麦芽糖,当我

们开心的吃糖时,没嚼上几下,牙就被粘了下来。

我还听过一个相声,把牙用线拴在桌子上,然后悄悄在桌子下点燃一个鞭炮,鞭炮一响,受惊的人本能往后一退,还未反应过来,牙就应声掉了。

正胡思乱想间,只听见“叮当”一声,医生直起了腰,“牙拔好了,用力咬住棉球。”我低下头,一颗漆黑的病牙已躺在了手盘中。

从医院回家的路上,心情轻松了不少,连续几个月的困扰和焦虑已烟消云散。疫情被控制住了,坏牙也拔了,眼前一片绿草茵茵,夏花灿烂。

父亲是盏灯

邹娟娟

晚上九点多,父亲打来电话。他告诉我,二伯在救护车。等我赶到,他已经进了抢救室。

二伯身上插满了管子,心率和血压都不稳定。二伯母亲在门外哭泣。父亲显得镇定些。他向医生咨询之后,安慰二伯母:“只是暂时休克,已经用药了。随时观察,应该没事的。”

二伯母亲抹干眼泪,叹了口气。她和二伯相依为命,自己又干了重活。我陪着她坐在走廊的座椅上,父亲站在对面,盯着抢救室的玻璃门。他有腿疾,只能两条腿交替支撑,用手臂扶着,好维持平衡。此时,外面的人不多。阵阵寒风从过道穿过。父亲一直用这样的姿势站立。暗淡的灯光下,他的身影显得格外单薄。

临近深夜,二伯的病情终于稳定了。父亲松了口气,让二伯母和我回去休息。我担心他受不了风寒,劝他一起走。他不肯,只说要送送我。父亲走在前面,我和二伯母在后面。三十儿米的路,都是暗淡的。我们走得快,几次要超过他。临到门口,我才发现他的一条腿在颤抖。不等我再次开口,他直接转身离开,走向远处,融入暗淡的灯光中,独留孤寂而瘦削的背影。

翻开从前的日历,总觉得父亲的身影高大,尤其在灯火下。五岁时,无数个晴朗的夏夜,我躺在凉席上,听父亲讲武侠故事。他

以竹枝为剑,木板为刀,在庭院的微光中边挥,边讲。我也学着舞。

八岁时的冬天,常常停电。母亲提前点上煤油灯,烧火做饭。父亲端着筛子剥花生。我做完作业,就抓花生玩。父亲说,花生可以烤着吃。我一听,乐了,缠着他一起烤。我俩拿钢丝串花生米,就着煤油灯烤。哔哔啾啾中,焦香钻进鼻腔。雪白的墙面留下两个欢笑的影子。

十岁,我有了一辆新自行车。每次放学后,都要在路上兜几个来回。遇到坑洼处,用力一踩,就跃过了。百般折腾后,自行车成了灰头土脸的模样。到家后,我把它放在屋檐下。奇怪的是,第二天早上,车子光亮亮的。母亲告诉我,是父亲擦的。那时,我已经进入了梦乡。父亲就在屋檐的灯下,用湿抹布一点一点地擦拭。

十六岁那年,因学费高,父亲便带我去赚钱。白天掰玉米、运西瓜。晚上,他把手电筒绑在帽子上,麻利地检查过了的幼虫。我跟着他,在晃眼的灯光中走着。

后来,我工作了,成家了,离家越来越远。但我怎么也忘不了父亲和他的灯火。

从前,灯火见证了成长。现在,灯火将继续将暖意传递给身边的每一个人。将来,灯火仍然充满希望,带领我们找到初心。从始至终,它们都散发着浩瀚无垠的光,宛如父亲全身心的爱。

我愿一直活在灯火下!